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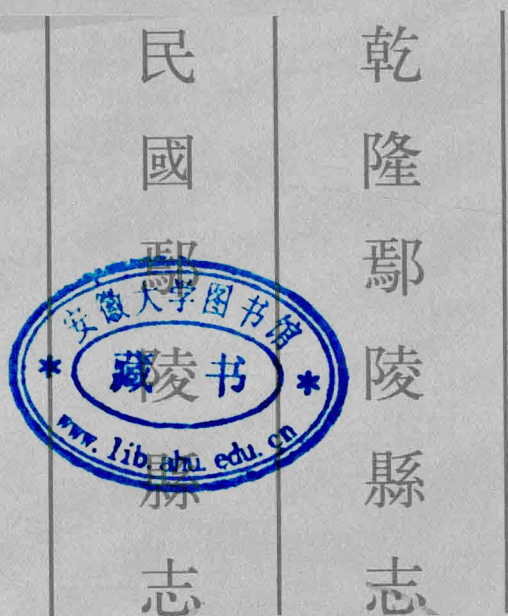
河南府縣志輯

中國地方志集成

乾隆鄆陵縣志
民國鄆陵縣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

河南府縣志輯 ④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 江蘇古籍出版社



乾隆鄆陵縣志

(清) 施

誠纂



年（一七七二）刻本影印。現據乾隆三十七

重修鄆陵縣志序

國家久道化成車書一統聲教訖於四海凡在臣庶無不爭自濯磨共奮於文明之世稱極盛矣誠不材承乏茲土嘗兢兢以不克稱職為懼下車之始首閱邑乘知纂自順治己亥歷今百有十四年為之懼然者久之夫志者一邑之權輿也觀疆域之分合則知綢繆之貴豫考戶口之多寡則知休養之宜先風化之或淳或漓則知張弛調劑之弗可緩賦役之為盈為絀則知催科撫字之當加意按列傳綜藝文而知文獻之所關非細至

鄆陵縣志

自序

一

于求故實而悉制作之由稽官跡而深仰止之慕一編之中罔勿備焉志之作不綦重哉然志輿地不詳沿革其失也混志建置不攷歲月其失也踈田賦瑣贅于前明恩綸全編夫闔邑金石不著炎漢選舉止及李唐采人物每近于誣彙藝文又虞其冗此皆前志之謬與缺者又不可不急為補正者也方欲謀諸紳士期襄厥役而一時咸踴躍以重修請爰取舊志而更新之創立義例稽經據史釐為二十二卷自地理以至雜志各因類附入條分縷析綱舉目張閱十月而書成誠不材不敢

自信為善本然矢公矢慎無一毫私意低昂于其間實可以質鬼神而貽來者區區此心藉以仰答

聖朝作人雅化竊附于輶軒之末云爾而謂以文字餘吏治則誠滋愧矣

乾隆三十七年歲在壬辰十月既望鄆陵縣知縣會稽施誠序

鄆陵縣志

自序

二

鄆陵縣志舊序

正德四年

邑令孫

讚高郵人

予始承乏鄆陵輒求志以考夫諸所當知既得乃寫本簡編斷缺文字譌謬竊病焉銳欲修之顧方災傷招亡納附築防積廩百務叢委幾三載矣乃稍咨詢檢閱然科徵牒訟日復擾擾卒為所奪何及也近始編輯託學諭馬君九萬校正予乃考滿北上會故友中書陳君廷器適解館職遂偕以南小兒繩已為馬君謄寫三四風葉之喻庶乎免矣復累陳君以書然雖欠精確而頗脫冗謬繼予令此者高明博雅之士或復有改定焉則此

鄆陵縣志

舊序

何妨以覆瓿哉

鄆陵縣志舊序

正德四年

和

春河陰人

鄆陵古邑也觀風問俗尋幽弔古之士必至焉然舊志不修諸建置沿革疆域廣狹山川名勝賢哲墓祠以至人物盛衰仕隱顯晦俗尚淳漓戶口增損利病興除之類欲考則無徵于問則無對必求夫質而不俚簡而不漏確乎其可信者幾無所取是則非志之不修修志有不易焉者爾高郵孫侯治鄆五年庶政咸通修舊起廢乃考諸史傳而詳其建置訪諸遺老而得其墓祠因諸

巡行而觀其疆域山川徵諸文獻而知其人物仕隱若夫俗尚戶口利病則據父老簿書而悉也他如彭祖之說則削其荒唐甘羅之傳則正其謬誤明確者彰其所必信悠眇者闕其所可疑略文詞而尚事實尊史傳而黜口語觀風問俗尋幽弔古必有所取焉然則非鄆陵之盛舉哉侯名讚字文美修職類修志而廉謹平恕為時邑侯冠云

修鄆陵縣志舊序

嘉靖十六年

劉詵邑人

鄆陵縣志

二

舊序

進黜多迂遠之與愛憎君子謂其無義例有同簿書者正德間高郵孫大夫刻河陰和大齡序今垂二紀餘板脫字磨滅矣予在告日有觀風使過訪者曰志史類也以事為體以文貫篇以義立例事不備奚紀文不足奚傳義不精奚訓鄆志若是子盍修諸予唯而告姻友澹亭陳子三源胡子因考世家以論人物即名實以核是非澹亭曰事宗史義法春秋願盡出簡冊資詮次三源曰大齡氏序有法例而編輯者未用其待子乎遂不敢以不文辭編八志分繫五十餘類列序以引端錄見以

附類稿成求正于研岡杜公辱弁序焉會蜀前溪史君來令鄆推學飭政率德導民受志讀之慨然許刻梓無何以憂去丙申三月予終制挾稿入京今令楚育峰曾君亦重是舉書抵予曰都人士書法刊式罔不良願捐俸以助刻論于研岡三源咸避之乃託中舍陳汝忠校讐填先公諱計資簡工刻于京維茲史事媿予非才幸贊成于諸公釋遺歎于累歲自今伊始邑有乘罔俾熊軾俛而求諸野續見聞者尙亦不墜哉

三修鄆陵縣志舊序

順治七年

邑令

孫丕承

瀋陽人

鄆陵縣志

三

舊序

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徵文考獻摭摭今昔所以紀疆域之廣狹山川之形勢建置之沿革土地之肥磽賦役之損益風俗之美惡吏治之污隆科名之盛衰人物之淑慝古蹟之存毀祥異之昭示藝文之修廢典墓重矣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戊子春余奉

命治鄆海寓新造事多草創欲得邑志一考掌故而板燬于寇竟不可得因就訪于鄭潛庵先生爰出舊志二寫相示蓋前司寇劉公本也歲年久遠字畫磨滅半不

可識且上下百二十年事變屢更卽舊志所載揆之于今已多不合况其它乎每思蒐羅續輯成書以垂令則會土木之役漸費營綜未遑猝辦庚寅九月乃延梁子更生梁子幼宣韓子叔夜劉子博仲鄭子道旋商確義例開局分纂相戒布筆寧覈無襲寧約無濫立法貴嚴宅心宜恕俾一邑利弊歷代典章燦然可觀閱六十日乃竣厥役余反覆展視既條分而縷析亦彰往以勸來比于舊志頗爲詳備洵諸子之盛烈一邑之良史矣因遣役趨金陵鏤板貯之邑庫後之君子軫念民隱尙論

鄆陵縣志

四

舊序

逞喆當必有欣然于此編者矣

四修鄆陵縣志舊序

順治十六年

朱廷瑞

歙縣人

國之史家之乘與郡邑之志一也而郡邑之志恒難言之何也帝王當代必有起居之注有實錄之修卽畀草之餘亦必命儒臣以輯前史至家有賢子孫類能纂其譜系以爲前人光其事蓋有任之者也郡邑之志則不然其地非有賢縉紳大夫不修也卽有之而非博綜舊聞則才不足以任不修也才足以任而無其志不修也若夫墨綬之長奉法競競簿書期會間苟幸無警三年

遷一官足矣豈其俛首汗青更謀千古事哉况于節鉞重臣機務孔殷不遑及此抑亦其勢然矣順治十五年春曲沃賈公以大司馬出撫兩河政未期而吏格于官士靜于伍氓誥于衢八郡提封數千里廓如也于是自公多暇注意文獻之傳謂中州古號名區紀載闕焉何以示後乃遍檄諸郡邑曰其各修若志以來而鄆陵令經起鵬亦踵修其邑志將以獻之賈公而求予言弁之予維鄆陵雖百里乎其名首著于春秋而地亦代多高賢出焉陳仲弓之德化薛文清之遺烈猶有存乎其或鄆陵縣志

五 舊序

山川之疆域政治之沿革人材風俗之汗隆尤皆不可以無紀者前志創始于高郵孫令與大司寇劉公國朝定閔重纂之者則三韓孫令也今經令乃奉賈公集諸縉紳大夫而更修之典章蔚然有倫有脊不特鄆之人士珍而藏之比諸家乘將直指李公採其副函上之

御府國史實權輿之予於是知賈公之爲功于兩河卽鄆亦藉之以不朽也然令亦可謂敏而文矣客冬予行部南陽郡守以所修志諭予時予有天中之役未遑泚

筆于簡端茲以校士事竣弭節于鄆旣樂賈公之功而復嘉令之克副公意也遂弁數言以爲之序

四修鄆陵縣志舊序 順治十六年 邑令 經起鵬 臨川人

鄆志肇始於前令孫君繼修於大司寇劉公明末版燬興朝之七年三韓孫君延邑之名彥搜輯舊章網羅散軼復修之閱五年而鵬受事于茲又三年己亥夏撫軍部臺檄郡邑咸新厥志于是取前刻更爲增訂而總其成於博仲劉君義例哀次悉本諸君手定鵬未敢一字損益其間蓋詢之故老公之國人之義不敢貪功以爲

鄆陵縣志 六 舊序

己力也夫旣得藉以報憲命又因之以傳不朽豈非幸哉

四修鄆陵縣志舊序 順治十六年 劉 佑 邑人

志史類也上自星野疆域山川城隍之屬而下及于草木物產之細數千年守令之治績與人物之盛衰風俗之隆替田賦戶口之增減生民之利病休戚莫不畢載志之爲書誠重矣哉鄆陵僻處大梁之南自有周建邑歷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以至于今雖城垣有遷徙幅員有廣狹命名亦間有因革然歷代以來莫之或廢也

其間人文之盛事蹟之繁不可一二遽數使非載諸簡策傳之後禮將恐世遠人湮其泯沒而不彰者多矣

皇上御極十有五年少司馬曲沃賈公巡撫河南八郡之人舊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春溫秋肅風馳電掣曾未期月而吏安其職民樂其業伍無老弱冗食之兵境無穿窬竊發之盜大河南北千有餘里熙熙然稱至治之世矣于是修舉廢墜潤色太平當寇氛煨燼之餘載籍不存故實莫考用是移檄郡縣俾各纂梓以備覽觀公之用心何其盛哉夫輿志

鄆陵縣志

七

舊序

之重如彼公之用心又如此纂述之任稱極難矣而經侯獨以屬之家君子蓋慎之重之也粵稽鄆志自高郵孫侯創始以來其後相繼編輯者逮今而四始則先大司寇分門別類哀然成帙壽之梨棗多歷年所繼則先南康編年之法最爲精詳惜未及付梓稿亦旋失我朝定閏之庚寅三韓孫侯重加纂修而分任其事者則更生幼宣叔夜公靜與家君子也今茲之役視前爲鉅而家君乃獨成之上下百有餘年吾家適三屬草焉斯亦竒矣昔漢高帝入秦丞相何獨取其圖籍以是徧知

天下戶口阨塞之處君子以爲識大體眞宰相事今公與鄆侯其意豈異邪他日入爲輔相左右

天子吾知必博覽古今之遺蹟廣延天下之英才歌咏太平垂爲一經郁郁乎文治之隆軼漢唐而上之矣又寧第中州諸志足垂不朽已哉是爲序

四修鄆陵縣志舊序

順治十六年

梁 熙 邑人

鄆陵志創修于前代大司寇劉公

國朝順治七年邑侯三韓孫公延邑中名宿分任纂輯具有成書逮十有六年撫軍賈公檄八郡州縣各爲修

鄆陵縣志

八

舊序

纂務使缺畧咸輯今昔備載邑侯經公克竣厥事時余待臯京邸馳示一編繙閱旣畢慨然興曰思深哉茲舉乎公以樞鈐重臣來撫兩河當此介馬釋驂徵兵措餉之時撫綏振飭方且日不暇給而乃有餘力修此廢墜固公之雄才偉畧有大過人者然而茲舉也謂爲旁搜遐考備人文而標名勝非知公也卽謂苞舉科條叅伍訓辭潤舊而爲新因畧以致詳鴻麗典則用以塞輶軒之問資天祿石渠之採訪亦未知公之心也而公亦未肯以憂深慮遠者自披示也夫志之體與史同條析雖

煩其要在討典稽常以告有土質歷代之策以決從違

述
本朝之政以嚴率由稱乎古足以行于今作乎前可以訓于後凡以期事有章程吏有法守奠安天下之大命非徒抽筭摛管炫博逞奇己也况中州者九天下之樞筓也北拱畿輔東連兗鄆南控荆吳西扼秦晉天下之大勢每視乎中州之安危而知中州之安危惟視乎小民之肥瘠而得則苟有切于除弊蠹而阜民生辨則壤而滋蕃息者寧可目為瓊屑迂緩而置之度外乎且

鄆陵縣志

九

舊序

皇上躬親大政數年以來更張庶務申行賞罰憂憫元元勞心求治謨諸

廟堂頌之郡國者要皆於州縣核實效焉州縣之志修而後方輿備矣統紀彰矣政典陳而文獻徵俾來者可遵矣于此觀戶口之登耗可以知民牧之愛養觀南畝之蕪闢可以知田畷之勸督觀風俗之淳澆可以知秉鐸之教化觀選舉之多寡可以知提衡之振興觀山川之形勢並可以知戰守之機宜即廣而及于古蹟臺榭典籍藝文皆可以供大夫登高作賦為黼黻文治之助

蓋挈其本統而其餘者皆不為無裨也此公所以苦心蒿目于民燠吏威之後輒銳思乎興誦之所陳極意于訓方之所載乎而又得經明府以江右名儒蒞任四載惠洽民悅于是祇奉德音諮諏網羅為能探賾補漏正疑傳信以垂不朽夫居官者每遽廬其業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若此永賴是營大猷是經然後知賢者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四修鄆陵縣志舊序

邑令黃雲鶴宣城人

紀事彙物曰志揆例顯義鄆已燦然可述矣余披誦低

鄆陵縣志

十

舊序

徇竊于中有感焉何也治行欲成美先徵于風尚禍亂將作機每乘于積漸况時衍代庚天有弛張地有翕闢苟非因道裁化蚤見而力救之殆亦頽然互相傾軋而于其漸遂不可挽近仕沿資格邦邑猶遽廬也官于諠俗之流尚始未盡察久之察矣廢置興草未及行而又倏限于任不能待特傳之汗簡為後來者告厥有藉于志也不綦重乎匪以銅駝胸棘金盃流灰懼掌故弗存迺排纂緒聞緣飾墳索而僅體規于南董旨韞于陽秋者耶要星以步天而災祥之附會者必黜圖以辯土而

疆域之封守者必嚴表以序賢而人文之激勸者必詳
莠土成賦民有惟正之供考則究慮官有協極之施貢
伊天闕比于敷奏之職方藏諸冊府等于讀法之閭史
所關于政教爲何如者哉夫治亂之大勢在民而凡民
之所以治與所以亂舉尤係于謀生之充詘天下循約
則生易厚處富則心自減鄆雖夙稱醇沃而漸迄于茲
逐澆鶩譎食利窘感卽莫重于賦役賦因土田設也有
地則有糧然糧重而地輕役因戶口設也有身則有庸
然庸劇而身賤甚至頃地數緡額輸歲倍于價飛徭更

鄆陵縣志

十一

舊序

力憊于兼征民多逋負一值追呼輒棄家逃避冀如向
之安土重遷依依故里而不欲去者其可復得也歟有
司間與休息而督責隨之嗟乎循吏可爲而實不可爲
也余以催科用拙例應解綬而于志切詹詹弗倦者曷
爲爾抑誌者志也書敘九邱詩列十五國以迨象器于
易儀物于禮而援事立政于春秋準古訓今是亦往聖
之志而已矣余不負所學推往聖之志以爲政蓋亦欲
降流崇本振衰趨盛弛者張翕者闢官天地以權輿世
變將時至而百志興誌之所繇形也夫

鄆陵縣續志舊序

乾隆十年
修而未刻

邑令 姜

綰 萬縣人

甲子秋大方伯趙公檄修邑志云將以述往昔垂來茲
紀美惡昭法戒也余聞而喜之乃集諸生謀曰諸君亦
知修志之難乎蓋志猶史也紀事必得其詳紀人務貴
乎實然後可以信今而傳後每見近之爲志者尤多妄
誕其志人也志顯宦耳次則志其一命再命之榮耳次
則志所親愛與所畏憚之人耳若居官有令名而後嗣貧
且賤則祖父之賢不著矣至單寒修士鄉閭美行更不
得犯其筆端矣嗚呼志而若是亦何貴乎是豈大方伯

鄆陵縣志

十二

舊序

修志之盛心哉邑中王子蘊秀夔子剛克王子元凱劉
子紹王子芸心五人者皆讀書自好之士鄉黨所共稱
者也遂以志事委之時值隆冬諸子不憚討論寒窗雪
案不稍懈閱數月書成示余余反覆披覽凡所記載咸
有其難其慎之意而人物一編尤爲物議之叢不徇私
不避嫌取之至嚴而載之至公余不禁喟然嘆曰若諸
子者其真能不負厥職者哉可以信今亦可以傳後矣
用是著爲鄆邑續志聊書管見于簡端以報趙公且以
俟後人之論定云爾

鄆陵縣志重修姓氏

鑒定

鄆陵縣志重修姓氏

開封府知府朱岐

纂修

鄆陵縣知縣施誠

參訂

鄆陵縣教諭李光亮

經理

鄆陵縣志

姓氏

吏目管鄆陵縣典史事李恩普

採訪

翰林院典簿舉人蘇帝輔

生員梁渠

歲貢劉思敬

廩膳生王芸心

拔貢生彭應光

歲貢生陳兆鳳

歲貢生陳東銘

廩膳生張湧

廩膳生梁英楠

生員王復性

生員劉燕祥

生員康法才

廩膳生韓士元

舉人陳遇甲

廩膳生于文運

生員侯栗

鄆陵縣志

姓氏

監生鄭濱

生員陳苞

監生常永佑

副貢生張休采

廩膳生常思詵

生員左其慎

監生于師渠

監生張嗣緒

校閱

鄆陵縣志

姓氏

舉 人 呂挺生

生 舉 人 馬敬生

生 員 呂挺瑞

董事

監 生 劉廷檢

監 生 晁新文

生 員 常作舟

侯 簿 程條章

監 生 楊 瓌

監 生 梁樹績

監 生 李 光

監 生 李文耀

監 生 陳國松

監 生 張宗琰

候 選 兵馬司吏 目 龔培徵

監 生 谷景文

生 員 李碩甫

監 生 郭殿元

縣志圖

鄆陵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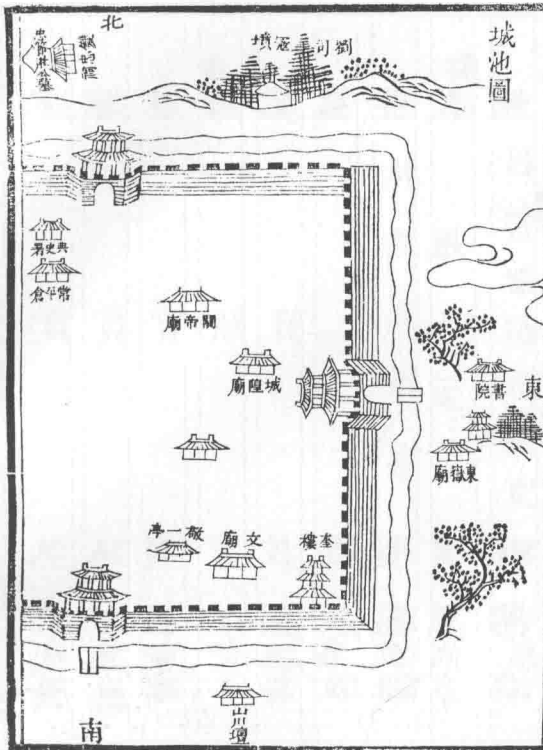
輿地圖

東

東至扶溝縣界十里

輿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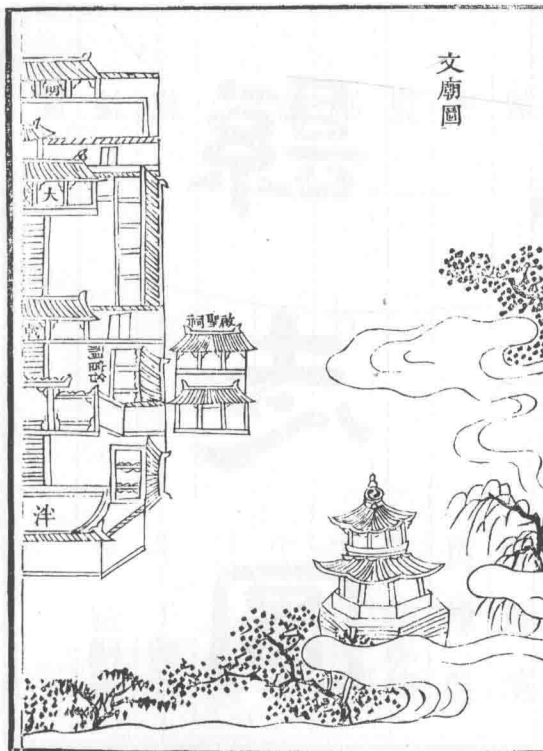


鄢陵縣志

輿地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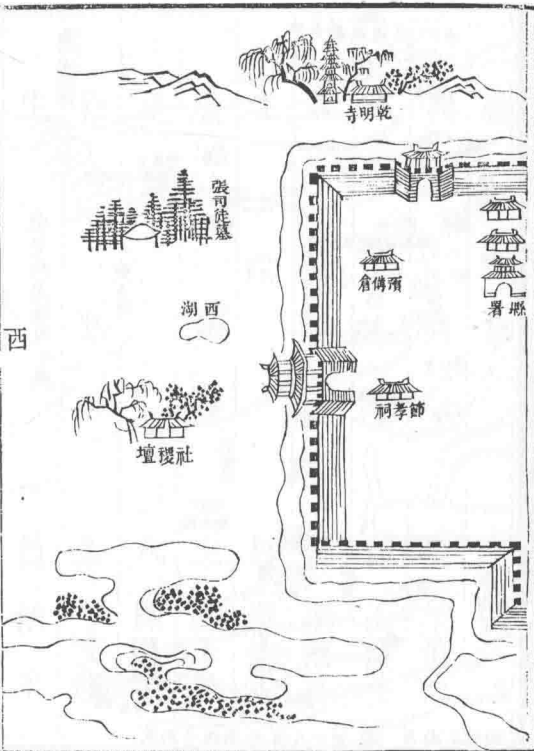
右縣境舊圖也數百年來無更易故照舊圖之惟城
 北古岡二缺口不同蓋雙泊發源最遠夏秋陡漲夾
 泥沙而下河不能容遂至溢出近岸淤高漸遠漸窪
 其去路又為南之龍岡東之皇甫岡所扼城北一帶
 遂成巨浸沖決兩口以致鄢扶兩邑構訟不已此水
 勢使然非人力一時所能安全也



鄢陵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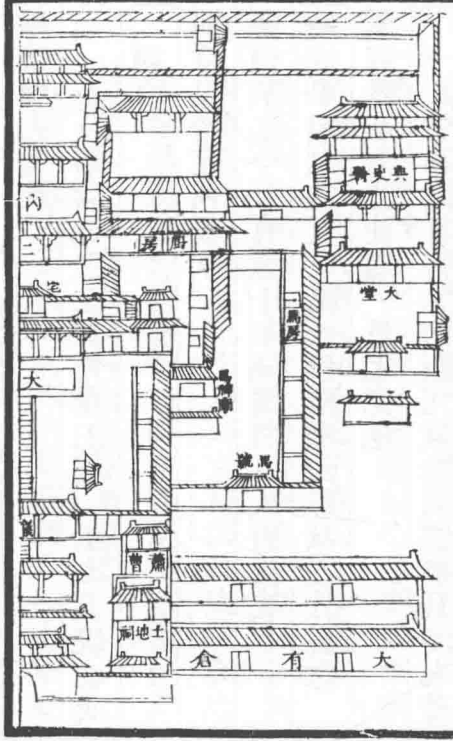
城池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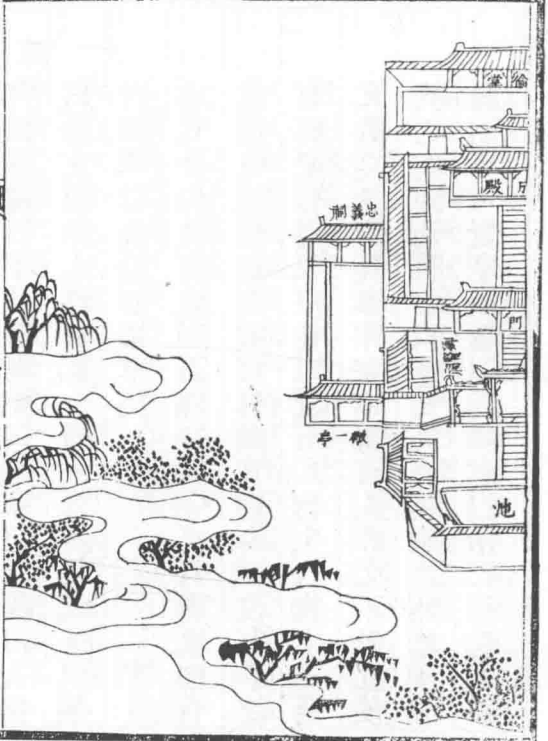


鄆陵縣志

縣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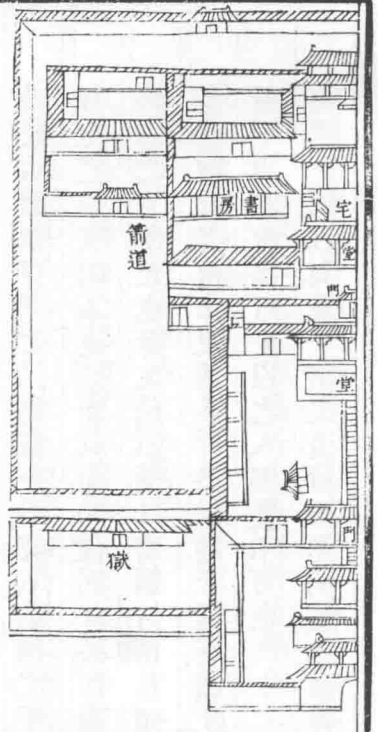
學宮圖 四



鄆陵縣志

縣署圖

五



鄂陵縣志發凡

一春秋為諸史之祖首先春王尊一王之大統也我朝自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迄今百有數十年涵濡煦育久道化成

綸綍聿昭允為天下萬世模楷敬法春秋之旨首志

聖製冠冕全志非徒為一邑之光也

一志宜分綱目舊志門類冗雜無關體要且多未確

茲志分綱一十有二曰輿地曰建置曰河渠曰職

鄂陵縣志

發凡

一

官曰賦役曰學校曰祠祀曰選舉曰恩綸曰人物

曰藝文曰雜志標目九十有一凡所記載各以類

附綱舉目張瞭如指掌矣

一志宜分先後輿地明而縣知所守矣有輿地則有

建置有建置則有職官有職官則有賦役有學校

有祠祀有選舉以養以教而人物生人物生而藝

文備矣然而其事非文不傳其人非文不彰也故

先之輿地而極之以藝文其有諸志之外無所附

麗而事可資掌故者則為雜志以括之祥異亦雜

志之餘也雜志成而志全矣

一舊志之宜增補也漢人吳仲山碑趙明誠金石錄

錄之洪适隸識識之至于尹宙碑石依然尤為可

據昔歐陽文忠公謂金石文字可以補史傳之缺

今悉增入而附金石門于藝文之後者此也

一舊志之宜刪削也曰陳實曰范甯按後漢書本傳

載實為潁川許人蓋郡國志東漢潁川治許及鄆

陵等十七縣故以許人稱之亦猶孫寶張興之以

潁川鄆陵人是也范甯汪之子晷之曾孫世居南

鄂陵縣志

發凡

二

陽之順陽晷見晉書良吏傳甯罷官後居丹陽而

謂之鄆陵人可乎故傳與文悉刪之存德星臺者

以流風餘韻可以廉頑立懦或在鄰邦杖履之所

必及古蹟猶存謂之流寓當亦不謬不然陳之子

孫范之祖父胡不連類而及而乃僅列二公何耶

一舊志之宜改正也薛文清以隨任寄籍河南首領

鄉薦即改歸河津史傳甚詳然誦讀于斯發蹟于

斯不謂之流寓可乎以之入鄉賢不可也

一河渠尤關民利茲于諸渠道皆極詳明纖悉備書

故另立一類雖屬輿地亦關建置次建置後至恩綸乃選舉所由推不併入者便于檢覽也

一名宦者宦于鄢而有功于國有惠于民而名之也死封疆者節尤重焉故並錄之

一戶口附從賦役惟志今時現在若舊志所書間採一二以存其故

一文廟典禮儀注陳設樂章作志者每以天下郡縣皆同往往忽而不錄然禮樂不可斯須去而我

朝尊崇之盛尤非前代所及今悉增入以便考訂

鄢陵縣志

發凡

三

一壇廟惟祀典之正則書他若鄉俗所建多不可紀概不書其寺觀惟名蹟古剎則書餘概不書

一舊志選舉門序次錯雜且多遺漏今悉更正惟庾氏增至五十人猶武功志之于蘇氏亦是盛事

一舊志人物名目太繁且多扭合今悉照史例分類列傳儒林則法遷史文苑列女則法范史孝友忠

義隱逸藝術則法晉書義行則法鄭樵通志他如武功義行亦猶史之獨行類也餘悉刪之

一人物而載入正史必其人有足傳者乃作志家必

自操金管不肯以史爲據卽有之亦寥寥數語而其人之首尾不見是志遇各史有傳者皆錄全文或本傳太長間爲刪節則書明其下庶便參考有專傳有合傳附傳亦依史法爲之

一生人不立傳者恐涉諛也蓋官評去後而定鄉評歿後而定其秩官及士大夫有德行者姑俟諸異日惟貞節不然然要必以合請 旌之例爲斷爾

一藝文皆先賦而後諸體從昭明文選例也然尚書始虞典漢書始諸志皆先述其事而後以他文論

鄢陵縣志

發凡

四

斷之所謂先事而後文也志中諸體悉準諸此

一藝文例起前漢書備載書名卷帙及著作姓氏歷代史書及三通率循此體鄢雖小邑著作家頗亦

不乏倣而爲之其深有望于志名山之業者

一舊志遺漏者補之疎誤者正之凡有辨說卽註其下至存所當存逸所當逸雖盡易前文而一出入必慎若人物列女重關風教尤不敢不謹也

一志爲取徵之書貴傳信不貴傳疑非若小說家之可以卮言寓言入焉故舊事必本諸書而所抄之